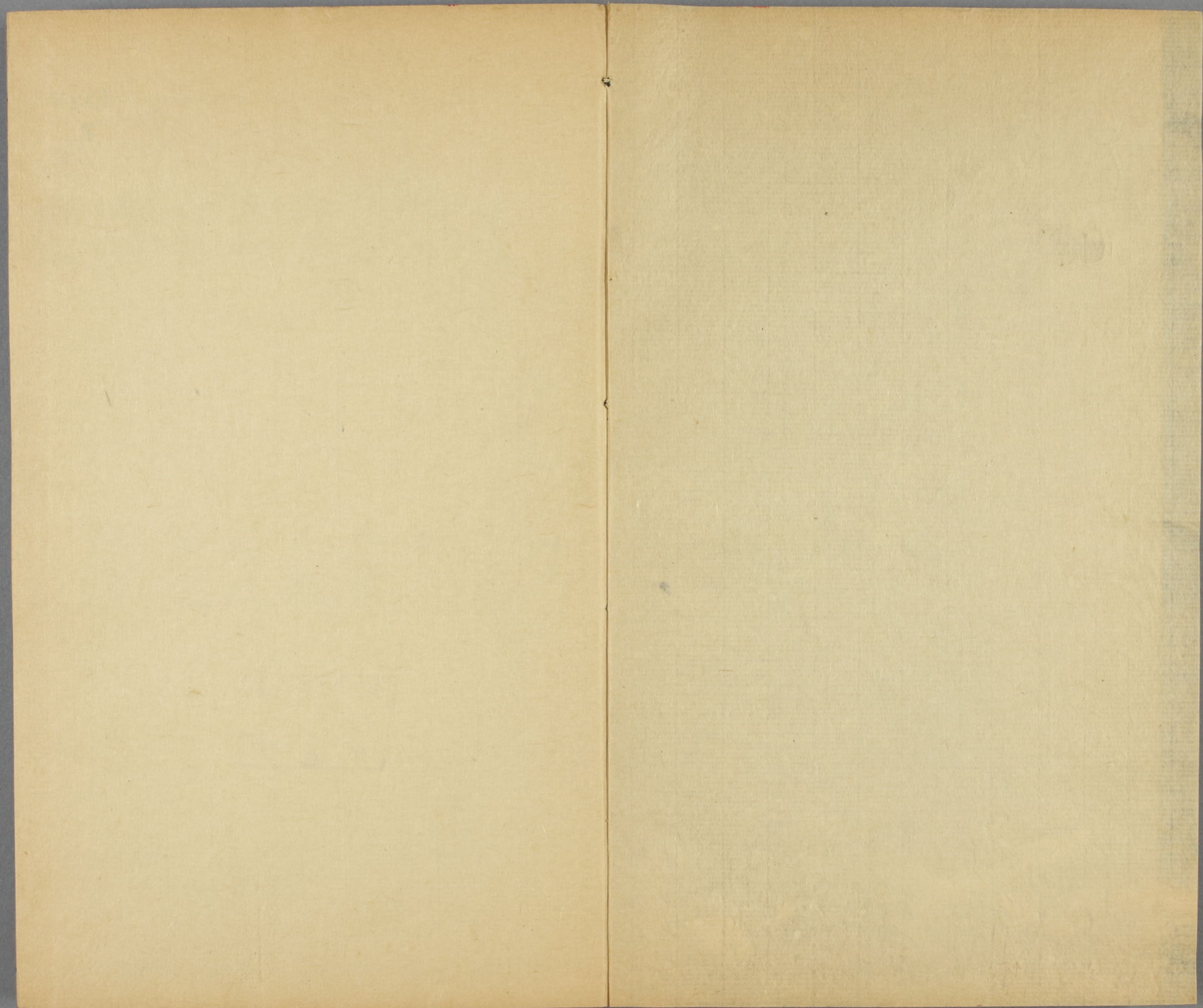


1 3  
1973  
7









門 43  
號 1973  
卷 7

增訂全場羣書備考目錄卷之四



禮樂

律呂

郊祀

藉田

謚法

學校

科舉

氏族

兵制

兵法

民兵

軍器

舟師

車戰

城塞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  
昭和 27.6.3 燹  
藏書



九邊總圖

九邊總考

遼東地圖

遼東考

薊州圖考

宣府圖考

大同圖考

三關考

榆林圖考

寧夏圖考

固原圖考

甘肅圖考

沿海防倭圖

備倭

增訂二三場羣書備考卷之四

古吳袁

黃坤儀甫著

袁儼若思甫註

西湖

洪吉臣載之甫

閱

沈昌世伯文甫增

張

塘石宗甫

徐行敏幼魯甫訂

禮樂

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又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



三代而下。治出於三。而禮樂爲虛名。太史公曰。禮者養也。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蕕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家語孔子曰。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太史公曰。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嗚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已上集羣書

皇古以來。庖犧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歌扶揀。斷琴瑟以理情性。黃帝作袞冕垂衣裳以象天地。聽鳳凰造律呂以候氣。應堯薦玉而作大章。舜頌瑞而作韶。簡禹敷土而作大夏。湯黼黻而作大濩。周公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以大樂防萬民之情。故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皆所以明有制也。秦尚律法遂失其舊。自夫叔孫通禮行而後。昭穆疑於劉歆。識緯惑於曹氏。明堂亂於王制。太學紊於奉常。漢之禮不足言矣。房玄齡之貞觀。禮長孫氏之顯慶。禮韋公肅之新閣。禮王彥威之曲臺。禮唐之禮不足言矣。陳祥道之禮書。盧多遜之纂義。賈昌朝之新禮。尹師魯之像器。宋之禮不足言矣。而况魏之裁定。朝儀。晉之削除。垂謬。梁之裁



定大典隋之著述五禮也哉。自夫叔孫之樂行而後昭容禮容趙代秦楚之謳。嘉至永至。休成永安之號。武帝所作之歌。河間所獻之雅。漢之所謂樂者非矣。貞觀五舞之習。開元二部之音。太宗之十二和。玄宗之十五和。唐之所謂樂者非矣。和峴講求節奏。李照刪定樂書。楊劉范馬之議。靜高景安之名。宋之所謂樂者非矣。而況宋氏之永歌。梁氏之雅樂。陳氏之韶舞。隋氏之大夏也。或已上事蹟考

大樂不興。雜程張朱子不能無進退而折衷

於吳澄之儀禮。司馬蜀公不能無牽合而折衷於元定之新書。然議者猶病其瑣碎。因襲非天地自然之理。非聖人制作之意。則禮樂之在今日。必有可言者。已上私評



律呂

書曰同律度量衡王充曰師曠奏白雪之歌雷霆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

劉傑議樂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咏一言而濫及數律



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聲而制樂托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人非效樂者也今祭祀樂章竝依月律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

姜夔大樂議曰韶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三鐘三磬未必相應笙竽琴瑟未必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聲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入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識古人稿木貫珠之意



丘瓊山曰後世之樂皆用夷用俗唐開元鄉飲酒禮乃有鹿鳴關雎等十二篇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每句之中字皆協以律呂於鹿鳴等六詩云黃鐘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今清宮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為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今元以來所謂南北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誠即今世所用之樂今日所歌之詞度其腔調依俗法之所謂依換尋古調之所謂抑揚然後即蔡元定之律呂新書朱元晦之通解鐘

律依其法按其數而講究之築石布灰如其候氣之法多截竹為管以求黃鐘之聲庶幾樂可作而聲律均調也已上集羣書

昔軒轅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後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至於季冬殺氣相併而尚宮兵書云凡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急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徵則將急軍勞羽則兵弱少威焉漢武帝時張倉始定音律武帝以

李延年為協律郎而律呂相生之變則訪之京房律之外又以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魏武帝時杜下相生終于南呂此京生六十律之說也



復精識音韻而苟勗較其所造鐘律又多不諧合因更

北十二笛以求元聲

首具五音皆各用雜賓林鐘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

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穴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

疎密所宜阮咸又病其聲高論者謂勗為暗解咸為神

以正六律勗志而出之後有田夫得周玉尺勗以較而和牛鐸於

已所定鐘律皆短却一米以此服咸之妙趙人苟勗以牛鐸而和聲與合玉尺於田夫者其優劣易見

也錢樂之沈重因京房之六十律而更生三百律則不

免於附會之非陳仲孺見京房之准術而欲以准代律

又不免於見阻之恨

京房作准形如瑟十二弦隱謂九尺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

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徵濁若分數加知則

六十徵羽類皆小清仲孺又曰黃鐘為聲氣之元其管

最長故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林鍾為徵則一調相順

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

太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

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為徵其商羽角並

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

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立房書中中呂為宮乃以

去減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成韻而今復以是以數百年

間旋宮聲廢所存者黃鍾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

聲其餘五調謂之啞鍾蓋不用故也自唐太宗復之而

八十四調之非猶仍舊習變宮變徵不得為調本該六

也玄宗霓裳羽衣雖云復雅而識者知其不足觀也黃



巢之亂。工器俱亾。五代享國不永。未暇及於禮樂。至十

十二。鑄鍾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之。編鐘編磬。徒

懸而已。至宋李照斥王朴之非。而均節講求。不辨鑄工

之路。周顯宗時王朴定律。宋初因之。太祖病其聲太高。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樂始和。嗚仁宗朝。

李照言。朴樂高古。五律擊黃鐘。才應仲呂。擊夾鐘。才應

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遂改鑄之。而新聲極下。歌

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范鎮主房庶之

銅斤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辨。范鎮主房庶之

說。而律書刪定。不知積黍之訛。初李照以縱黍累尺。管

空徑三分。則太長。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

二百黍亂實之。管中隨其長短。折之以為黃鐘九寸之

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庶自言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

鍾之長。以千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

廣度之九寸。分黃鐘之長一為一分。今本脫之。起等八

字。故累黍有差也。范鎮劉義叟知帝疾於鐘聲。有先知

主之。歐陽力辨其誤云。劉義叟知帝疾於鐘聲。有先知

之哲也。初王朴所製編鐘。皆側垂。李照胡瑗皆非之。瑗

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魏漢津求帝指以起算。始詣佞

有眩惑之疾。後果然。漢津謂帝以身為度。求徽宗中。指寸為

之尤乎。律徑圍為容。造樂謂之大晟樂。頌天下。蔡季通

作律呂新書。因漢斛積分。以明徑圍之數。漢斛容十斗

一百六十二萬分。為一千六百二十寸。細推之。則黃鐘

之侖為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

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淮南索

為長十一其長之分。以淮南大史小司馬之法。以九起

隱以明九分。為寸之法。數九絲為毫。九毫為釐。九釐為



分九分爲寸黃鐘十二辰之歷如子一爲黃鐘之律以  
 三歷之三其一爲丑三其九爲寅三其二十七爲卯歷  
 而至于千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以三  
 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九百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  
 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分者八十一  
 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  
 益以生十因通典以明五聲二變之律半聲之殊黃鐘九寸  
 生十一律有十二子聲如黃鐘九寸則四寸半所謂正  
 律正半律也又自仲呂上生黃鐘不及九寸只八寸有  
 奇又生十二律亦有十二子聲即所謂變律變半聲也  
 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然變律止于應鍾雖設而無所  
 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鐘  
 又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  
 聲其實又二因孔氏以明變宮變徵之不調五聲宮與  
 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  
 去一律則音節和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

一聲此徵少下謂之變徵羽之間近宮收一聲此宮  
 少高謂之變宮左氏所謂十音前漢志所謂七始是也  
 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卑曲至二變其用功亦勤矣  
 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得爲調

近世閩人李文利又著律呂元聲書取三寸九分爲黃

鍾以正司馬遷九寸之誤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  
 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書黃

帝令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  
 黃鍾之宮日舍少升陽漸益至製賓而極九寸之長歸  
 陽漸損至黃鍾仍得三寸九分其損益當以九分爲率  
 惟十二月之太簇則陽猶未盛只益六分六月林鍾陰  
 猶未盛只以太極陰陽五行繇一以生二繇少以及多  
 損六分

見黃鍾數少爲極清以正宮聲爲極濁之誤所謂三分  
 損益者以對待言而無窮於仲宮之失矣以子午爲經  
 十律爲緯左



右對待得一百二十分各以正三分所謂隔八相生者

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呂而雍之誤也

以正徵言而無往而不返之非矣又審音之法以喉嚨

舌齒唇之五聲證宮商角徵羽之清濁而節候有可證

矣范永鑾曾進其書於朝而未見施用豈司律者難其人耶已上事蹟考

季札觀四代之樂而知聖德之極隆師曠聞濮上之音

而知衛國之必削王令言聞安公子曲而知煬帝巡遊

之不返以宮聲往而不返知之也李嗣聞寶慶曲而知高宗父子之

不和以宮商不諧驗之也甚矣樂之有通于政也叔季視爲末務

而古樂盡亡雅聲不見於天下今欲復之誠有難乎爲

力者竊嘗推之京房傳焦延壽之術而推行六十律誠

有補于正律之不及也然強合還宮之數清聲取之太

多如依行包音謙待等律極其唯殺罔成音曲左氏所

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者房其失之矣蔡元定

監京氏之失而加以變聲子聲以爲調有所發明矣而

還宮之論尙有可疑何者謂之調者以其聲之異別之

也今黃鍾五調皆以本音姑蕤林南應爲聲謂之一調

可也而何五之足云此旋宮之可疑者也近世律呂元



聲似合理而可用而又未見經史豈樂終不可作哉大  
抵音律之正在器與工今日之器則八音之中猶缺匏  
士笙等以木斗攢竹而以匏張之是無匏音也填器以  
木爲之是無土音也八音尙不備況其他乎今日之工  
則太常賤流苟古樂籍而舞列但取黃冠遇祭祀朝會  
則追呼於國門之外教習無素宮商莫諳擊金石者不  
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多  
活濫迭奏則發聲不屬尙何望其樂之能正哉巴小私評

郊祀

虞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日月風雨霜雪爲六宗又星從日辰從月雷從風雲

從雨霧從霜水從雪

望于山川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徧于羣神

寒暑五行之帝

而祀

典始于此矣然上帝之祭不言后土者言天則地在其

中分祀天地之說始見于周禮其後秦祠白帝

秦襄作西峙祠

白帝其子孫遂併青黃赤而祀之言始

而三代之禮無復存矣武帝初定三歲一郊郊之

用新垣平

名雖本于周而所用則方士之說也成帝時雖定南北

郊然亦不能盡復郊天配祖之禮光武置郊兆于雒陽



采元始故事。為圜壇八陛。始合祭天地而以高帝配祀。中為重壇。天地位其上。

古制稍復。唐玄宗合祭天地于南郊。先郊三日。親享玄

宋人因之。先郊一日。薦享上清昭宋祖宗皆合祭天地。應宮景靈宮。先儒以為瀆亂不經。

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

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然宋

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后妃以下至文

武官皆得蔭補賚賜。故三歲一郊。我聖祖初築壇為

南北郊。冬至祭于圓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制。

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衷。以為人

如子。事父母。同牢而食。復為合祭之禮。其為壇于南郊。且作大祀

殿於壇之上。合古泰壇明堂而一之。冬至郊祀。后稷以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太祖合

之為一。以仁祖配。列聖相承。皆以太祖成祖配。

以正月行禮。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

切革去。其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為壇。以從祀。罷朝日夕

祭。并諸從饗者。歲八月。各祭于其壇廟。蓋復有虞之制。于四千餘載之後

矣。迨世宗大釐祀典。主給事中夏言議。從周官。是時

祭者。右都御史汪鉉。中允廖道南。編修程文德等。八十

二人。主分祭。而以成憲及時未可為言者。大學士張璪

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即方丘者。尚書李瓚

等二千六人。主合祭者。尚書方獻夫。李承勛。詹事霍福



魏校編修徐階等二百六十人時諸等關分祀甚力。以爲  
詆周官爲劉歆王莽瀆亂不經之書言復疏申議以爲  
分祭亦太祖之初制且近旨科場必以周禮策士  
不聞韜有奏止韜修大明會典具奏欲將內府各監局  
職掌屬之禮部亦復提周禮天官冢宰之文獨議郊顧  
以爲非經哉輔臣璉度不能難以災旱爲變國力方訕  
請需後言卽營度建壇丘造陶匏之費計不過萬金請  
以身行營其事不以爲國費上大嘉璉三疏爭皆留  
中自是言以郊議稱旨擢翰於是作園丘於郊南稍  
學尋以禮尚書入閣爲孤卿

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饗作方  
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祗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并

陵寢諸山從與饗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

議南北二郊露祭于壇奉太祖高皇帝配仍于歲首  
祀上帝大祀殿奉文皇帝配用祈穀又以季秋明堂

禮未舉卽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擬古明堂薦大號  
于天稱皇天上帝奉獻皇帝侑如嚴父配天之文

按周禮大司樂以圓鍾爲宮冬至圓丘奏之大變以祀

天神以函鍾爲宮夏至方澤奏之八變以祭地示必冬

夏至而十兆者天氣之陽始來復地氣之陰始萌也夾

鍾而謂之圓者圓象天也帝出于震故宮用夾鍾於震

之宮也林鐘而謂之函者其能容象地也萬物致養于

坤故宮用林鍾于坤之宮也六者三一之變合陽奇之

數也八者四二之變合陰偶之數也分祀之議實昉於

此而衆吻遂輟然董仲舒謂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必



以正月上辛者先百神而最居前也。尚書舜禹受命，  
先繫以月正而後云類於上帝。周時建子，故用冬至。未  
必取陽生之義也。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陰陽盡  
天之運，而又以陰屬地，益傳訛而難信矣。何也？地非天  
匹也。禮運篇曰：政必本于天，殽以地。命降於社，謂之  
殺地。夫地統於天，猶母與父，自人情尊天親地者言耳。  
若論造化一氣之妙，無異上下之相攝，而神與迹之轉  
相附也。何也？天氣也，地形也。形有方而氣無所不運，凡  
地之勾萌甲拆，岳峙水流，皆氣爲之，則皆天攝之也。如

人身之有驅殼有神氣，並言之可耳。而直析爲二，使若  
胡越之不相隣，而蒼素之難共，豈理也哉？詎合祀者，何  
以異此？王莽行之，謂之僭，而後王斟酌而因之，又謂之  
沿。蘇長公等言之，謂之鑿，而左傳稱郊祀，后穆以祈農  
事，又謂之誣。頌昊天有成命，祀地之詩也。而歌天得非  
並祭而歌之乎？武成庚戌，柴望，柴以祭天，望以祭地。一  
日並祀，必非馳騫南北郊也。而議者成見一定，堅不可  
改。詩書所記，亦爲曲解。曰祭畢神出而歌也。曰軍興變  
禮也。則有虞氏封禪而望秩，又何說焉？況古者郊禮，其



席彙稽其器陶匏貴誠上質以合天地之易簡必不幸  
甲異兆南北異方爲此紛紛也議者但援周禮以格諸  
家耳夫周禮晚出先儒以爲王道之極而或以爲附會  
之書噫噫不定吾固不敢盡指爲三墳之續白魚赤烏  
之誕然體國經野而外必有附會者參焉吾卽以周禮  
駁信周禮者而郊祀卜兆証諸虞夏則寅之朔非子之  
朔周郊以冬而虞夏郊以春安在爲一陽潛復乎觀此  
則周禮斷不可泥周禮不可泥則分合之疑不待反覆  
窮詰而明也況先夏後冬地先天食暑月祀侍籥困  
騷人情事勢亦格而不可奈何株守一說信簡冊而不  
核其理哉。



藉田

周禮甸師掌王藉者也。列于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不  
也。記曰天子祈穀于上帝親耕南郊以共粢盛。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此耕藉田以  
教諸侯之孝成王之于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  
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于民田猶  
躬戾止況藉田乎。內宰曰王后帥六宮生種稷之種而  
獻于王。地官曰歲時辨種稷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  
則躬耕藉田可知矣。至漢文開藉塲耕賜三輔穀種孝



昭耕于鉤盾弄田。晉武御木輅于洛北。宋文班州縣以備禮。隋立啓夏之塲。唐開于畝之甸。明皇以九推報九穀。進耕盡隴。高宗以農器在樸素。命撒雕文。宋太宗改元肆赦。真宗令貢舉陪輿。皆不過飾觀侈譽已耳。豈真有重農之心哉。我太祖初卽位。卽從御史尋适請建壇定制。以二年二月耕藉田。享先農。配以仁祖。是年免南畿山東西北平河南田租。次年復免南畿山東河南北平浙東田租。文皇帝定鼎燕都。建壇如南畿。敬皇帝耕藉還宮。順天府率引上中下等農夫十人。

服本等衣鞋。執農家器具朝見。賜布。肅皇帝續定祈穀之禮。以仲春上戊祭社稷先農。又令以藉田舊地。撿壇下畊種。此列聖成憲。豈非萬世之令規哉。



謚法

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一惠恥名之浮其實也記表

又曰死而謚今也古者死無爵死無謚郊特牲又曰已孤

擯貴不為父作謚禮曲禮司馬遷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

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

成於已名成於人白虎通曰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

迹也劉勰曰殷臣誅湯追稱玄鳥之祚周史歌文之闕

后稷之烈繼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已上集羣書

大學衍義補載十五家謚法曰周公謚法曰春秋謚法



曰廣謚曰今文尚書曰大戴記曰世本曰獨斷曰劉燕  
之書曰來與之書曰沈約之書曰賀琛之書曰王彥成  
之書曰蘓冕之書曰扈蒙之書曰蘓洵之書皆取古謚  
法釋以已意而各爲之法者也有以全德稱者有以一  
事稱者文王之文經天緯地之文也文之全德也晉文  
公有興霸之功孔文子有勤學之美而皆謚曰文一事  
之文也武王之武保大定功之武也武之全德也衛武  
公有興基之業甯武子有復國之忠而皆謚曰武一事  
之武也有以一字槩其全者有以二字兼其美者考事

自文公伊川曰正公而君實則曰文正非以程朱之不  
及君實也孔明曰武侯召虎曰穆公而鵬舉則曰武穆  
非以鵬舉之優於孔明召虎也昔賈充將沒憂謚而從  
子以爲是非莫掩充將沒自知負天下之罪而憂謚從  
以外孫爲嗣太常議謚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  
大倫昔節義外孫公子莒爲後春秋書莒人滅郕按謚  
法昏亂紀度曰荒謚荒周札死後議謚而庭論互有異  
公帝不從更謚曰武明帝賜戴淵用額等官札故吏爲札訟寃卞壺以爲  
同札開門延敵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敦逆謀未彰  
臣等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奸札便以身許國宜  
與周戴同例郝鑒以爲周戴死節周札延敵事異賞均  
何以鄭義以貪鄙而謚宣也制詔得以揚其惡北魏鄭  
勸沮



納女為嬪。徵為秘書監。及卒。尚書諡曰宣。詔曰：義雖夙有文業，而治缺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兩典。

敬宗以爽實而諡繆也。子孫無以訟其寃。袁思古議：許

于荒徽嫁少女于夷貊。諡為名與實爽。日繆。諡繆。具孫

彥伯。諡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諡。王福時以義不可奪。他如秦秀議何曾之諡。奏諡曰繆。錢。梁肅議楊綰之諡。

楊綰卒。太常諡文貞。或謂其元載交游太常。諡不當。梁肅曰：按諡法。貞之例有三。文之義有六。若并責于一名。

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天緯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何哉。定禍亂之武。若以廢。則不稱其名。則滅孫而縱

逆祀。不得以文。管夷吾。臺門及玷。不得以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忘其小節。且

人無全才。能不必備。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于知人。蕪壞封詔。阻邪。其志明矣。然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青掩大德。此魏蘇二。獨孤及議呂

公所以為文貞也。楊公之名。請如前議。獨孤及議呂

諱之諡。及重議曰：諡法春秋之謗。青也。在懲惡勸善。不

在求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周公殺三監。諡淮夷。晉重

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冀缺之恪

德臨事。審俞之忠。于其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

武。固知書法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若武。言武

不言文也。三代以下。乃有二字之諡。非古也。漢與蕭何

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佐太平。其事業不一。于昇

存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瀆社甚矣。然猶褒不失

人。唐參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忘身。直

諫。近貞。故曰文貞。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

福。故曰貞福。若迹無殊途。事歸一貫。則以一字曰之。故

杜加。晦諡成。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不聞



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死之日賢士大常秩之

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謚曰榮靈

議文忠歐陽脩卒李清臣為謚議公明于道德見于文章宜謚日文又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宜謚

忠日言官之議京鎧鎧卒賜謚文穆其子請避家謚改文忠言者救之執政之議

秦檜得失一時榮辱千載森乎其可畏也幽厲之謚百

世不能改先賢已言之矣而撰謚法三卷者乃謂謚以

易名不可加以以惡何邪王文中孟貞曜之謚而不免

於愛人以禮之譏先儒已論之矣而續謚五十乃謂以

待世天爵之君子何邪我朝洪武之初惟武臣有謚

如中山武寧開平忠武岐陽武靖寧河武順東歐襄武

默寧昭靖皆武臣也是時文臣雖劉基之謀猷宋濂之

文學陶安章溢之治才亦未嘗有謚蓋始於姚恭靖公

廣孝胡文穆公廣自是而後縉紳君子亦多有之如楊

文貞之相業李文達之才猷黃忠肅之清銓曹薛文清

之崇德行于肅愍之濟艱難耿清惠之平獄訟皆無忝

其實者也已上事蹟考

按唐宋謚議皆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考其行

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

太常博士而不掌謚議羣臣得謚者皆出于恩賜但



人臣行實。九重未易周知。而請乞成風。有失古意。請自今以後。于法應謚者。許其子孫具行狀進呈。并稽查其歷年舉保之詞。與糾劾之語。參定之。仍下本所學校。取呈以考其鄉評。復下經任地方學校。取呈以驗其行實。潛德尚可闡幽。何必京堂三品。而後錫之論乎。漢時尙有議武帝廟樂者。况人臣謚。或爽實。年久論定之後。又何難于駁正也。已上私評

學校

文王有聲之詩曰。鎬京辟雍。不句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魯頌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芳。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黨有庠。術當爲。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每年來中術間也

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左傳曰。鄭人遊學校。以譏執政之善否。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柳宗元曰。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側不拒曲士。七上集羣書

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

夏則

東序西序。

國老東序庶老西序

殷則右學左學。

國老右學庶老左學

周則東

膠虞庠。

國老東膠庶老虞庠

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

周之辟雍

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相之以道則曰辟雍以成其德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紛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謂樂師矇之所宗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于此祭之虞庠又謂之此其大略也漢未廩蓋虞帝尚孝人以菽染成之委焉

承秦滅學之後學校未遑孝武從仲舒之言。

按仲舒言西京無太

學曲臺行曲祀此蓋論漢初之制及按三輔黃圖謂西京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黃門所載皆武帝制度則漢

未嘗無

太學矣。因文翁之化復立郡學。

文翁為蜀青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優為之

制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立為學官弟子富民至出錢以求之文風遂振武帝時令天下郡邑皆置學校官實文翁始其後成帝於國學弟子而增至三千

武帝弟子之也。七十昭帝所增亦止百人成帝時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于是增員三千歲餘復如故

博士弟子而子寧三載。

哀帝時置博士弟子遇父母死子寧三年馬端臨曰學校義理

之士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子寧持服宜也然漢時居喪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修去官持服宣謂三年喪少能行者係是與弟不和翟方進母死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以為身與弟不和翟方進母死制指文帝遺詔所言也宣方進為相封侯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博士至哀帝始子寧漢世風俗可駭異矣

武中興立五經博士之員修太學籩豆之典迨明宗復



加潤色臨雍拜老執經問難彬彬乎盛矣然四姓小侯

祗崇外戚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也鴻都

門學多引匪人鴻都門侯官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門學私學也初靈帝好學自造義皇篇五

十張因引諸生能為文者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人牘

及工書鳥篆者皆引召遂至數十人樂松等又多引無

行之徒並待和帝賜博士弟子在或繕學

制鴻都門下學宮者布人三匹或繕學

宮順帝繕大學恩非不渥而西門自壞桓帝太學西門

言文德更開拓房屋蘭臺私定靈帝既誅黨人高士多坐流廢諸博

將衰私行金貨改蘭臺漆文日益頽若王咸舉幡會者千數

前漢王咸舉幡以救林宗唱義從者三萬黨錮傳郭林

司隸鮑真會者千數宗為唱時太

學三萬人從之公卿皆畏貶議則兩都興學之功亦不可誣也漢末

凡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

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

為文學掌故滿二歲試通三經者擢高第為太子舍人

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擢高第為郎中

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滿

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擢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

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補吏自魏迄隋或隆或替分為四學

復高者亦得補吏帝元嘉中丹陽尹何尚之立式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

學為四學廢於國諱齊高帝建和四年立國開學士館而王

儉蒙榮宋武帝立國學王儉為國子祭酒詔儉開學士

諸生中卷在庭儀容甚盛作解散簡七十人而劉炫饑

髻斜栉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



死。隋文帝厭生徒多濫。僧留七十人。餘州。逮唐有二。七學。二館。曰弘文館。置於門下省。曰崇文館。置於東宮。皆以宰相領之。其生徒皆以皇屬。曰太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子孫。庶人之俊秀者為之。皆以習其業者為之。文風頗振。屯營飛騎。亦肄業授

經。諸夷酋長亦遣子入學。自觀之時如此。東脩之禮。行

於皇嗣。中宗神龍二年。敕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為序。初

入學。皆行東脩之禮。國子太學。緝三匹。四門學

緝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緝二疋。皆有酒脯。其東脩三

疋。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脰。皇子服學生之服。陳三物

于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于先生。敢請見。執篋者以篋

授皇子。皇子跪奠。篋再拜。博士荅拜。皇子還避。遂進

跪。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學士亦然。麗

正之院掌於宰相。開元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負

章等。或脩書。或侍講。以賑說掌之。

可謂盛矣。然論堂之庭。尺墜為圃。三館之門。復如論堂

學制果如是乎。每元與作國。終朝之雨。流潦不停。既夕

之天。列宿上羅。學制果如是乎。李觀脩太學書云。且

其甚至國子博士。不免啼餓。進學。廣文先生猶嘆無糧

中。初玄宗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為廣文

館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

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

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修。寓治

國子館。自是遂廢。杜甫贈虔詩。遷祭酒者謂散冗之地

曰。少為四十年。坐客嘆無糧。權德輿謂劉秩為祭酒。置之散地。



恩反得判監事。初魚朝恩率六軍聽講乃學講經為文

國子監事常僅能執筆遠自謂才兼文武後以之判

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而太學未有也至慶曆從王拱辰之請始

假錫慶院為之。仁宗時王拱辰等言首善當自京師漢

萬人善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餘室生徒三

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為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乏

財不然慶曆以後生徒日廢所居猶狹時太學實未營

也至熙寧從鄧綰之請始賜錫慶院創之。熙寧四年鄧

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于太學未嘗營建止

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即無容足之地

請以錫慶院為太學仍嘗置三舍之法初入學為外舍

修武成王廟為古學不限員外舍小

丙舍二百員內舍時有緡錢之賜仁宗詔歲賜緡二

屋課息錢之雅樂歌詩一夜乃散。胡文其風可想也然

生徒毀政孰明蘇頌頌之心。蘇頌字子嘉在太學頌復嘗

論為非在優等蘇頌密寫以示曾布布怒謂官曉曰君

為諫官判監豈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

以告安石安石追逮踰年遽起虞蕃之獄。太學生虞蕃

大怒遂論學官追逮踰年遽起虞蕃之獄。太學生虞蕃

偏由于御史核實何正臣請非蕃所言者皆得究治

于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判監季長受學生竹簞

陶器刑職餘月書季考悉為靡文三經新義豈合聖訓

他如律學熙寧六年置習斷案人試案算學崇寧三年

夏候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為本科本科外人占一

書

十



小經。願占大經者聽。漢氏曰。大觀中置算學。如宰官  
制。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充鄒荆三公配享。十哲各一  
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繪像于兩廊。加賜五等之爵。  
是張邦昌定以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僕。鬼  
史。蘆巫。咸九人封公。史。蕪。十偃。裨。寵。甘。德。石。申。鮮。于。妄  
人。耿。壽。呂。夏。侯。勝。郭。璞。河。承。天。等。二。十。八。人。封。伯。鄧。平  
管。輅。等。二。十。人。封。子。司。馬。季。王。洛。下。閔。嚴。君。平。等。九。人  
封。男。考。其。差。等。殊。為。乖。謬。如。司。馬。季。王。嚴。君。平。止。于。男  
爵。鮮。于。妄。人。洛。下。閔。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  
下。閔。封。男。尤。可。笑。也。後。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書。學。篆  
草。三。體。說。文。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學。佛。道。人。物。山  
書。仍。兼。通。論。孟。義。願。古。大。經。者。聽。畫。學。水。鳥。獸。花。竹  
屋。木。以。說。文。爾。雅。各。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今。醫。學。為。三  
篆。字。著。音。訓。分。土。流。雜。流。別。其。齋。以。處。之。科。以  
教。諸。生。有。方。脈。科。鍼。科。瘍。科。方。脈。以。素。問。小。學。即。童。之  
雜。經。脈。決。為。大。經。病。源。千。金。翼。方。為。小。經。類。又。何。足。言。也。哉。  
已。上。事。蹟。考。

學校者。國家所以育英才者也。上而黼黻王猷。下而倡  
導風俗。皆繇此出。士之游息其中者。亦當自思其重而  
不敢忽可也。我 太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即詔天下  
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乙巳  
歲也。在內總之以司成。在外督之以憲臣。可謂重其事  
矣。然所學者皆無用之文。所講者皆于澤之事。而其應  
上之虛文。又皆不能克盡。如經義表判論策之詞。率皆  
綴拾緒餘。略無心得。以經義言之。不攻體賦。專尚浮詞。  
逐靡闢華。自誇高調。而凡所引用。漠然不知來歷。以表



辨言之抄成四六顛倒鋪填或誤記而錯用或妄用而強辨以之陳情達意問刑擬罪無一相干論者所以殫殫義理論列事情者也今則陳言塞白轉合成文策者所以折經史陳世務者也今則摘定名目抄成活套一遇考試不對其所問而對其所不問略過本題含糊遷就謂之凌駕問答之體固如是乎竊意此皆繇朝廷不重教官之職故無以振作士風蓋今日教官多是歲貢挨撥而歲貢之條凡生貢一食廩惟計年之久近年滿赴選又限以資格故加意作興者少而蕪湖之風不復見也愚按生貢食廩係于憲臣之一考一時偶得豈盡賢才奈何輕授以師儒之重任哉意欲將民間俊秀通一經者入學試通二經者補增廣生比廩生倍多其額試通三經四經者補廩膳生試通五經者送入監一年一試毋得弛廢如浙江一省限貢生四五十貢此縣不足足以他處如人才果乏不必求備也到監當厚其廩給官援例之月仍遵太祖積分之例注官洪武十六年定米給之生貢三等高下

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堂一年半之上理俱優者升率性堂升率性堂者方許積分孟月試經義仲月試論及內科詔詔表一章季月試史學書前考卷四十八



策及判語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  
文理紕繆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極格與出身不  
及分者仍坐監肄業此舊制也據按選貢如家君之說  
則通五經入監者當即居率性堂食厚廩積分積分滿  
當注官而未願入仕仍聽應試其餘諸堂不食廩既注  
不積分援例之士居之有能漸通五經亦與陞入既注  
官仍聽科舉雖數年陞轉之後亦不禁惟以非禮去官  
始禁之不拘入官未入官能以五經中鄉會試者選府  
教授家君嘗建議欲重府學凡廩膳生通四經以上者  
稽查勤惰凡州縣學官則皆聽其州學正縣學教諭等  
府教諭糾察如知府之于縣官

以通四經以下科目出身者選為之三年政成上者又  
補翰林次者補郎屬又次者補有司政未成六年再考  
之稱職依次陞八六年未成九年再考之稱職則陞不  
稱則或黜調凡入翰林者非通五經及博雅之士不可  
濫進餘通四經以下一經以上中式者不拘教職京職  
及雜職能復就試以五經中式亦聽備翰林之選兩京  
外藩督學之臣即于翰林差出未經差者不得入經筵  
如此則教官之職重督學之選精而人知自愛上知自  
風矣按歲貢縱未能行五經之制備當倣太學積分之  
法行之每一分準一年以此挨算庶于限年之中  
不失激勵之意  
○已上私評



科舉

周禮王制曰命鄉論

謂述其德藝而保舉之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

士

是擇而用之也

司徒升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口俊士

才過千人

謂之俊

升於司徒者不征

征謂徭役

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

徒曰造士

造成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

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

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

祿之

韓子進學解曰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



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朱子作貢舉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益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又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返為大成益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于經者則各有主也今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

易僅窮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諸

史則該古今興亾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缺者而學者

豈能一旦盡通若令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以易詩書為一

科而子年年年試之以周禮儀禮二戴禮為一科論則而卯年試之以春秋三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

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

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

唐人優明經而劣進士故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歐陽重進士而輕經生故曰焚香迎進士徹幕待諸生

已上集  
羣書



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拜云者想其恭敬而不敢慢也。三物之教必

曰賓興。賓云者想其禮待而不敢忽也。賢良極諫之科始於漢文之十

五年郡國孝廉之舉始於元光。武帝之元年孝宣因地震

而舉文學此菑異舉士之始也召信臣以明經為郎此

經學甲科之始也舉士古無常時而光武始有歲舉之

制。光武始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用人初不限歲而順帝始

有限年之條。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已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草奏對策與射

策不同。射者設為難問疑義不使彰顯使人隨其所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等皆以是進也對者顯問

以政事經義以所對文辭定高下。華仲舒公孫弘等皆以是進也秀才與茂才無異。本名

秀才避光武諱故改茂才

漢之科目大槩然也。隋置進士科唐興因

之。又有秀才明經明法書算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

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焉。故春官之試始未有也。自玄

宗而移試禮部。開元中李昂王試深惡請托者昂外舅薦李權昂怒召權庭教之又斥權章句

之疵權復不遜昂訴于執政朝廷對之試前未有也。自

武后而親試殿前設衛棘圍則自楊浚而立。天寶下第

入學則自開元而行。開元中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之此下第舉人人學之

始進士試以詩賦策論自唐始也。至宋復加經義之制

神宗時王安石曰士方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習今宜除去聲



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專治經術。撰大義式。頒行。須通經。有文彩。乃為中式。不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後復莫日。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蓋臨士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正如學究誦註疏耳。

軒試以詩賦亦自唐始也。至宋始定策試之制。限以千字糊

名之制復行于淳化。唐武后時始令糊名。宋淳化二年先是胡且等以先成擢上第。錄是

士爭習浮華尚敏速。陳靖請糊名。易書之制特立于祥符

祥符八年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印。廷試不黜起自嘉

祐之初。遠方貧士。殿試被黜。貧不能歸。多至失所。有赴河而死者。仁宗聞之。惻然。自此殿試不黜落。

三歲一舉。定自治平之始。英宗以間歲貢士不便。語禮部三歲一貢舉。自是遂為常

制。唐宋以來。所以待進士者。何其嚴而重也。雖然。有師

且之黜浮。則昌齡無所訴其屈。王師且知貢舉時張黜

之太宗。問其故。曰。文体浮薄。為馮宿之畏勢。則劉蕡得

恐後輩效之。傷陛下雅道。劉蕡對策切直。考官馮宿見之。嘆服。畏宦官

以訟其冤。不敢取。李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

顏。因上所授授之。擢夏卿之袖。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為

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物。以荒陸氏之莊。舉羣。知

內夏卿袖夏卿。擢補引身而去。荒陸氏之莊。舉羣。知其

妻勸令求田。羣曰。子有美莊三十所。榜所放三十人。是

也。妻曰。君非陸贄門生乎。君掌文柄。約其子簡札。不令

就試。如以君為良。田或逃五色。李程試日五色賦。初出

則陸氏一莊荒矣。或逃五色。李程試日五色賦。初出

之謂日。公今須作狀元。翼日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攜其

賦以謁主文。主文嘆賞。於陵曰。若場中有此賦。侍郎為

遺賢矣。此乃李程所作。取程所納對之。或薦阿房。崔鵬



士亦都公卿成祖道長樂大學博士吳武陵最後至謂  
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詞既警拔而武陵音吐條暢  
客大驚武陵謂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已得其人至第四闕未對武陵勃然曰李廸以落韻  
不爾宜以賦見還賜曰如教牧果異等  
廸收視之廸賦落韻賈論當仁不讓于師以師為衆特  
令就御試王且議落韻者失于不詳審立  
異者不可許遂取廸而黜賈廸廷試第一蘓轍以直言  
不棄轍語切直考官欲黜之上曰求直言而以糊名易  
書法非不良而東坡反遺李薦李薦以文見知于東坡  
疑可識平生設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歐公誤取  
劉幾嘉祐中劉幾驟為險怪之語歐公惡之會公主文  
一舉人論曰天地輒萬物苗聖人發公曰此必劉

幾也榜之既而果幾也後數年公為御試考官時幾在  
廷公曰除惡務本有一論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  
下公曰君已得劉幾矣既黜乃蕭稷也時試堯舜性仁  
賦有一舉子曰靜可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男形  
為四暴之誅公大稱賞及唱是故歷代待士之寬委曲  
名乃劉幾所賦也公愕然  
以求壁售不比有司治民之律畫一槩守金科蘓軾之  
病未愈真舉特請緩期齊賢之卷不前同榜盡賜及第  
然則科場條貫不必盡拘而王文正公所以投地而不  
取者良有以也陳彭年為翰林學士詰王文正公主科  
待隔截天下進士陳慚  
而退○已上事蹟考  
我朝洪武三年始開科詔天下解額以五百人為率會



試取百人而所試之文尚仍元舊至十七年始定今科  
舉程式士各專一經皆兼學庸論孟四書四書義皆主  
朱氏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詩主朱氏  
集傳春秋主三傳及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及水  
樂間修五經四書大全易詩書如舊惟春秋則宗胡氏  
禮記則加以陳澹集說焉初試錄只載士子姓名鄉貫  
而未刻程文錄文自二十一年會試始也三年鄉試四  
七年始復鄉試十八年自是三年一開科取士無額宣  
始復會試然皆未錄文  
德政元始鑄兩京十二藩貴州附雲南各隨地產以差

多寡而會試如洪武初取士之數又以北方學者文采  
不能自見分南北中三卷正統壬戌於各布政司舊額  
量增之而會試則倍加景泰初詔除科額以復洪武永  
樂之舊尋復鑄定比舊額稍增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  
順天應天各一百名浙  
江福建皆六十名江西六十五名河南廣東皆五十名  
湖廣五十五名山東四川皆四十五名陝西山西皆四  
十名廣西三十名雲南二十名正統三年景泰元年皆  
開科不拘額數至景泰四年以天下人才彌盛加增定  
馬順天應天各增三十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河南湖廣  
山東各增三十名廣東四川陝西山西廣西各增二十  
五名雲南禮部試則臨期取旨自是遂為定制矣邇來  
士子專攻章句於子史時務略不經心二場三場殆成



虛設。雖初場或習，而一經之外，皆如面牆。以是掄魁，所得不盡碩士。今欲得人，當倣朱晦翁分年之法。如子年，午年，以易詩書為主，而禮記春秋次之。專一經者，仍試經義四道。通二經，則每經二道。通三經，則本經二道，兼經各一道。通四經五經，則每經一道。主司於各經題目，必指其緊要者標出，以爲兼試之題。卯年酉年，則以禮記春秋爲主，而易詩書次之。通兼經義，一如子午之例。凡是年所主之經，必寬其名數。所次之經，則必擇其精通者取之。諸史時務，爲儒者所當習，而不可廢者，則不

在分附。詩賦雖云無用，然葩騷之作，亦足以見志，而博雅之才，多從是出。三場中似宜添入一賦，去二判，而增一詩。試者必三場勻稱，乃得入選。則人知自奮，而通經義識時務者，當漸出矣。已上私評



氏族

左傳曰。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也。其旁支別出。則各自爲氏。歐陽脩曰。人而不知其姓氏之所有。出則渙若鳧雁矣。

呂伯恭曰。三代之時。曰姓者。統其祖考所自出者也。百世而不變者也。曰氏者。別其子孫之所自分者也。數世而一變者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得姓雖一。而子孫別爲氏者。不勝其多焉。有以王父之字爲氏者矣。有



以先世之諡爲氏者矣。有以所居之官爲氏者矣。有以始封之邑爲氏者矣。枝分派別千途萬轍。初若參錯紛亂而難考。及徐而視之。有綱有條。猶指諸掌焉。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于魯也。淤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于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于宋也。樂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于齊也。尋其流。可以知其源。尋其葉。可以知其根。抑何易邪。自秦漢以來。氏族之制出于上之所賜。下之所更者。絕無而僅有。至于世守一氏。傳千餘年而不變者。天下皆是也。其變非若古之屢。其列非若古之多。可謂簡而易知者矣。然人罕有能辨氏族之源者。王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元城之王邪。宜春之王邪。卽城之王邪。劉之氏一也。吾不知出于陶唐之劉邪。秦春之未必能辨其馬服之馬。馬矢之馬也。氏之石者。未必能辨其周籥之石。及後趙之石也。古之氏族繁而知之者。反多。今之氏族簡而知之者。反少。蓋繇譜牒之明與廢而已。以是知譜牒不可不講也。已上集羣書

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而家必有宗。其後支庶各



別為氏。有以所封之國為氏者。若韓若魏若呂若闍之

類是也。晉穆侯封少子成師于韓其後為韓氏。晉獻公封畢萬于魏其後為魏氏。太公望本姓姜封于

呂故曰呂尚。武王封太伯曾孫于闍其後為闍氏。又文王封子時叔于沈其後為沈氏。有以所食

之邑為氏者。若蕭若苗若楊若婁之類是也。宋太公食于蕭其後

為蕭氏。楚賁皇食于苗其後為苗氏。晉叔向食于楊為楊氏。杞之後食于婁為婁氏。宋公子段食褚為褚氏。越

之後食于歐由有以字為氏者。戴武宣穆也。有以官為

氏者。司寇司馬倉氏庫氏也。漢孝文時居官者陳伯袁

之後為袁氏。齊公子高之後為高氏。此則以名為氏也。

又衛公子惠孫之後為孫氏。宋公子樂父之後為樂氏。宋司寇牛父之後為牛氏。曾閔子騫之後為騫氏。老

子生于李下而為李。趙奢善于馭馬而為馬。此則以

為氏也。馬援其先趙奢為趙將。趙取賜氏以字則若孟

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五鹿以志氏也。

巫氏匠陶以事氏也。田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

中。呼為車丞相。而後遂為車氏。展禽家有柳樹身有惠

德號柳下惠。而後遂為柳氏。因事而改者也。敬之為文

簪之為席。避諱而改者也。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

姓敬入宋朝其大父避翼祖諱。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諱

各用其一。偏或為文氏。或為苟氏。然敬氏從者非苟也。

籍避項羽名。改席氏。又賀姓本齊之公族。慶封之後漢



帝諱改賀氏。疎之為束棗之為棘避難而改者也。東

本疎廣之後曾祖避難去。去正為束棗據避仇改為棘。慕伍負而改為負惡危氏而

改為元此則以好惡而亂宗也。負半于本姓劉十世祖

自比伍負因姓負氏南中多。陸羽以易筮得姓民儀以

危氏有惡其稱者改為元。字識改民此則以私意而誣祖也。陸羽不知所生有僧

以易自筮得塞之漸口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因以

陸為氏羽為名而字以鴻漸民儀本姓氏孔融朝之日

或以宮號或以祖令離拆文字橫生忌諱是誣祖也。

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邾叔之後去邑而為于氏此

以字而訛也夏啓封支子于莘而後為辛氏武王封號

叔于西號而後為郭氏此以音而訛也異姓相冒者如

婁敬之為劉徐勣之為李張孟為灌嬰舍人而冒灌氏

李元亮為駱奉先養息而冒駱氏是也同姓相冒者如

趙彥昭之與巫通譜。唐中宗時有趙巫挾鬼道出入禁

也郭崇韜之遠拜汾陽。郭崇韜為樞密使用事宰相豆

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家世雁門豈其技

派邪崇韜曰因遭亂失譜謬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

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或尊義甫為父兄。李義甫已之

祖也後又拜汾陽之墓。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敘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為父兄或呼羅隱為

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既責普州亟削去。或呼羅隱為

叔父。羅威賦詠甚有情致錢塘人羅隱是也若桑維翰

有詩名威遣使路遺自敘宗姪。



狄青者具卓爾之見者也。已上事蹟考。

姓氏之不明。譜學之不講也。欲明譜學。尤以宗法爲先。按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夫始封之君。其嫡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稱諸侯。故自爲大夫之祖。是別子爲祖也。別子之嫡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而下。嫡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待其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嫡子。服屬

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嫡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是謂繼禰之小宗也。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也。小宗者。五世則遷之宗也。夫抵大宗惟一。小宗則四。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程子所謂管攝人心。穆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者。此其爲法甚美。朱子謂漢人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意尙有在。今朝廷宜立爲定制。亦爲譜牒。定其系世。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



者世世相承以爲大宗統族人主祭祀以次遞分爲繼  
高祖繼曾祖繼禰小宗使各主其祭如此則上祀祖禰  
而盡尊尊之義下合族屬而篤親親之恩于朝廷不無  
所益今宗法不立姓氏日紊仕宦之家更相通譜以此  
附于上孤寒掘起者數世前已不知其所自出何以厚  
宗族而敦風化係人心而修禮教哉已上私評

### 兵制

易曰師貞丈人吉無咎又六三爻曰師出以律否臧內  
書曰司馬統六師平邦國荀卿曰齊之技擊不可以敵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敵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  
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  
義亢倉子曰有以飲藥而斃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  
以乘舟而沒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喪國者  
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  
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三畧曰聖王之用兵非樂之



也將以誅暴計亂也。夫以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既燭，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必矣。蘇軾曰：兵有三弊。漢兵雖不知農而無聚食之弊，唐兵雖聚而無無事而食之弊，宋兵則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益，兼有其弊也。章氏曰：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郊外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川隍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天，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四丘為乘，故曰丘朱。

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千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制也。牧野之師，紂軍七十萬，意通畿皆發。大司馬逝而征之，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每一家一人為兵，其餘丁謂之羨卒，今日十有一人，是并羨卒通算之。則一人終身無過一役，再役而已。然直任者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不窮民力如此。古者畿內之兵不出，所以重內也。節有四方之役，則用諸侯兵耳。



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而  
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哀荆旅武王  
克商負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追豸以韓討淮夷以江  
漢見於經可考也平王戊申以遠見刺當是時周都  
洛邑繇洛戊申許母乃未甚遠者周人已不能堪況後  
世有勞師萬里者哉齊威東討陳濤惟及江黃非伐由  
戎亦因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  
從諸侯之後惟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

文林雜集論客兵之苦曰客食不納寄椿不敷誰其食  
之葦簾蔽寓糖缶代炊誰其飽之孤旅幽羈嚙怨飲恨  
誰其憂之於是吾亦逝去之心始勃乎不可遏矣

李白論南北所長曰平沙淺草千里在目土不成丘水  
不成谷馬肥人輕來往電駭此非南軍之所長也山林  
險阨草水蒼鬱江流吞天巨浪噴起行人疑惑飛鳥不  
能渡徒走相搏短兵相擊此非北軍之所長也

陳同甫論南兵可用曰項籍以會稽兵而角鉅鹿之戰  
今浙左之兵也番君吳芮以百粵之兵佐諸侯今江湖  
之兵是也越王無諸以閩中兵共滅楚今福建之兵是



也東甌土搖與無諸同率兵以佐漢。今永嘉之兵是也。

此則東南之兵自古而精也。然則今果不如西北也哉。

已上集  
羣書

按黃帝有涿鹿之戰。纘項有共工之陳。周人因井田而

出軍賦。小司徒為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位

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然此伍兩卒旅師軍。即平時此間。族黨州鄉也。萬二千

五百家為鄉。家出一人。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也。然只

言其可任者如此。我盡用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

軍七萬五千人。六十四井。出車一乘。以杜氏法積算。千

乘之國。常有戎馬四千四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三千人。

步卒七萬二千人。令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人國

不過三軍。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耳。遂

及鄉之制也。其實五百乘而已。士率七家賦一兵。孫子

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疲于道途。因卿士而

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也。

命軍將。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

為旅。旅帥皆下大夫。五十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

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選擇

有時。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練習有節。春振旅以蒐。

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兵無坐食之費。民無久戍之勞。制之極善

者也。齊作內政而寓軍令。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

執有長。千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

鄉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為一軍。公將其一。工商之鄉



既少。督察易精。文公作三行以禦狄。天國三軍。今復置  
三行。以遲天子六軍之名。而其實為六軍。清原之蒐。夫  
三行更為上下新軍。作五軍。襄公蒐于夷。舍二軍以復  
三軍之制。景公卿之戰。三軍增置大夫各十人。猶三行  
也。至安車之戰。卻克請魯作丘甲。以盡民力。魯自宣公  
益車八百乘。始作六軍。魯作丘甲。以盡民力。魯自宣公  
二之征。及成公謀伐齊。作丘甲。又益民賦。率一甸而加  
步卒二十四人。甲士一人。二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  
馬。魯用武卒以燬民命。魏之武卒。衣三屬之甲。操  
中刃。至于秦人。兵令益酷。商鞅變法。尊尚軍功。民年二  
百里。即調從軍。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獲  
一首。賜爵一級。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  
之舊。故其銳士獨強于天下。及并六國。置材官于外郡。  
分天下為三十。天下兵器鑄為鐘。鑿講武之禮。罷為角  
六郡。郡置材官。

解而秦亦族亡矣。漢室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民以丁

而不以田。二十三為正卒。五千六為退卒。郡國有材官

騎士之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南軍則守衛王宮衛尉

王尉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騎士備軍旅。文帝始以銅

南北二軍不出。又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

郡國番上于南軍自武帝置八校尉。大抵以習知胡越

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為之。則長從始此。

武帝更太尉為大將軍。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師無重

兵而生變。于是分北軍為八尉。以中壘領之。又恐北軍

之權太重。故于光祿勳增期門羽林之兵。期蓋自是有



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符以後兵革數動民

多買復漢法有卒更在踐更有過更調發之士益鮮于

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而郡國之

兵制又壞矣及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先是時歲及

必嚴都試之法光武徒見西漢秋試或以為患翟義之

討上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日勒軍誅長吏起兵

遂罷都凡有征伐皆籍京兵或遣將出擊或發兵留屯

試之法上變為長屯長屯至是又變安帝募民入錢穀得為虎

賁羽林營士桓帝又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

京衛之兵亦卑弱矣隋既代周開十二衛唐有天下其

法益備凡建府六百餘所而關中居其半于是有折衝

果毅之目唐志言分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

通計舊府六百三十三陸贄奏議則以為太宗置府八

百在關中者五百杜牧作原十六衛謂蓄養成臣外開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數不同又唐之存兵雖

散在諸道而折衝都尉並遙制平諸衛乃是內任官故

官志係之于諸衛之後不與外官同漢都尉不試于諸

衛乃楚外任官故表係之郡守之後與唐異然領兵則

太守與都尉刺史與折衝同矣唐以遠近分番皆以一

月恐太紛擾漢以二歲更代為善又唐在二千里者亦

不免此法而府之置兵有三等房中八百人為下衛

之領兵有多寡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番休有時

常宿衛者番上兵征調有法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



符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二十而為兵，六十而免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兵則甲冑自備，裝糧自備，無養兵之費也。罷兵則將歸于朝，兵散于野，無握兵之重也。此其法制尤為近古。高宗以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以圖吐蕃。于是始有久戍之役，則天以後，府兵寢廢，衛士公匿。府兵為人所賤，百姓恥之，至蒸爨手其役以避。張說始募長從兵，謂之彊騎。六軍皆市人，而方鎮之勢盛矣。呂東萊曰：太宗分天下為十道，而置使處重鎮，而都督之品秩與十六衛前軍同，乃在六尚書出此方鎮已兆之形。及張說募彊騎，李林甫停上下魚書，內兵耗弱，而外兵彊盛，藩鎮之禍興矣。今為唐兵三變之說者，謂府兵變為彊騎，則可。謂彊騎變為藩鎮，特未

之考 鎮兵既盛，天子亦增置禁軍于京師，以自衛而神

策專以官官掌之。初高祖定天下，罷兵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以渭北腴田給之。號元

從禁軍。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為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中營于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置馬射者為百騎。武后改曰千騎。肅宗又改曰萬騎。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末年禁兵寢耗，祿山兵反，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調補。總曰北衙。上元中，以北海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領陝州。中使魚朝恩監其軍。代宗避土蕃幸陝，魚朝恩舉兵迎之。及京師平，朝恩遂以其軍歸禁中，自將之。遂為天子禁軍。勢若北軍，右自後或廢或興。大率兵柄在宦官，而國勢替。於是南衙日輕，北衙日重，而大勢去矣。府衙變為長從，長從變為禁軍，此唐兵之三變也。宋革五代之弊。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識軍號，最為



政醜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諸鎮之兵亦皆處

更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于殿前侍衛

皆從者號班直餘自龍衛下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

皆查戍諸路有事即以征討之鎮兵也太祖選州兵壯勇者送京師餘留本

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團

練者曰鄉兵河東陝西有弓箭手諸部內屬者曰蕃兵

塞下內屬諸部落團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衛其

制亦善矣厥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疲于養兵而

國勢終于不振毋乃諸郡檄備之過乎 國初設五軍

都督府錦衣等十三衛執軍諸衛皆番直宿衛執戈戰

掌者乃鹵簿儀仗之事旗手所司則旗纛金鼓之物諸

衛皆統軍卒而錦衣獨校尉力士即周之虎賁旅貢也

諸軍皆世卒而府軍獨簽幼天下都指揮司凡十六處

軍即漢之六郡良家子也而為行都司者五其所設軍士皆有定數五千六百名

一百一十二名為一所一兵皆士著將皆朝除上有易制

之權下無代襲之患其兵政有統誠有如宋濂之所稱

者矣成祖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衛設五軍

神機三千三大營又以河南山東中都大寧四都司官

軍輪聚京城歲校月練今考其法指揮所轄萬人其有

武備不精一千至六千人者罰俸有差至七千人者降



級有差千戶所轄千人以百爲限百戶所轄百人以十  
爲限故當時衛皆精兵兵皆可用厥後承平日久法寢  
以衰正統己巳之變敵騎衝突若履無人之境于謙因  
兵政變弛乃立十團營挑選各營之驍勇者充之天順  
初年罷之三年復置七年又罷之成化初年復置後增  
爲十二營凡有征調則十二營之兵以次啓行其任者  
曰選鋒不任者退還原營名曰老家老家者乃爲宿  
衛守衛之用也嘉靖有庚戌之變復立三大營改三千  
爲神樞統以勳臣督以樞臣巡以臺臣督臣其制亦可

謂備矣。已上事蹟考



兵法

周禮大司馬有九伐之法

攻其地謂之背入其地為之伐出其君謂之擅削其地謂

之削兵加其境謂之侵討治其罪謂之正討其君謂之殄塞之使不得與鄰國交通謂之杜絕其國謂之滅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孫子曰兵者詭道也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

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

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

兵法之變不可先傳也又曰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

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又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



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李靖曰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奇正皆得國之願也三略曰香餌之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死夫又曰與衆同好靡不成與衆同惡靡不傾又曰非譎奇無以破奸非陰謀無以成功蒯通曰猛虎之猶豫不如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踟躕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司馬遷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尉繚子曰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

友止如堵墻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木戰之道也馬端臨曰兵雖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乘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子擊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庚公之扣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已上集羣書

黃帝著陰符經其臣風后著握奇經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晉馬隆續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多所發明蓋兵家之祖也六韜三畧古傳以爲太公之書六韜者文韜武韜龍韜豹韜虎韜大韜也三畧上畧中畧下畧也按



六韜漢藝文志無此書梁隋唐始著錄又其間設為武  
王與太公問荅者詞多鄙俚其書言避正殿乃戰國以  
後事固當後子孫子葉氏謂為孫子義疏論將有十過  
近于五危戰車十死戰騎十敗與行軍九地相出入三  
畧卽黃石公所作亦其遺法元豐中乃以合于孫子司  
非寫揚翁所作亦其遺法元豐中乃以合于孫子司  
遺稱孫子十三篇班固志藝文乃言孫武子兵法八十  
二篇又吳起四十八篇而今吳子亦僅六篇耳註孫子  
曰魏武杜牧以吳子三卷料敵治兵論將尉繚子論兵  
下凡數十家吳子神化勵士凡六篇齊威士使大夫追論  
法首稱梁惠王問意魏司馬兵法古者司馬兵洪而附  
八張橫渠少年曾註之司馬兵法李衛公問對唐李靖對太  
穰苴于其中因號司馬兵法李衛公問對示問兵事史  
司馬遷稱其文闕闕深遠李衛公問對示問兵事史  
臣謂李靖兵法世無完書雜見于杜氏名爲武經七書  
通典令問對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僞作名爲武經七書  
而其家之說益以長矣以其陣法言之自黃帝之五陣

直陣屬木銳陣屬火圓陣屬土方陣屬金曲陣屬水而五行之理明自太公之三  
陣天陣謂星虛孤宿地陣謂山而三才之道著孫吳有  
常山蛇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武侯有八陣圖之  
制風后八陣則天地風雲虎翼蛇蟠龍飛鳥翔也孫子  
則有曲直銳圓車箱車軌騫鶴衝陣之異孔明八陣則  
有洞當中黃龍騰鳥翔連衡握奇虎翼折衝之殊各雖  
不同其李靖有六花陣之號陣有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  
實一也李靖有六花陣之號陣有大營包小營隅落相連  
曲折相當是成六花而將居中其後又以大黑大赤青  
蛇日雲居子午卯酉而遊奕實居其中謂之十二陣宋  
裴緒嘗約五花是皆互相祖述而特變其名也至于九  
陣爲入陣之法彼此皆利其地謂之散地入敵之地不深謂之輕地  
地之術彼此皆利其地謂之爭地彼此皆可以來謂之



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得天下之深者。謂之衝地。入敵之深。背城邑之多者。謂之重地。山川險阻。川澤難行。謂之險地。所繇入者。隘所從歸者。迂。謂之五慎。理備果圍地。疾戰則生。不疾戰則亡。謂之死地。五慎。戒約。五危。必死。必生。忿。三道。正兵。奇兵。三急。擇地形。率服。三官。鼓。金。四輕。地。馬。三術。形。勢。四機。氣。地。與夫五教。整兵。習。嚴令。五習。目習。耳習。心。五教。形色之旗。號令之教。進退。九變之法。地則戰。途有所不。孫。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皆載于孫子。而十勝。必走。必懼。必敗。必饑。九敗。所不爭。皆載于孫子。而十勝。必走。必懼。必敗。必饑。九敗。之說。敗地。圍地。死地。沒地。竭地。則起于太公。莫非行師制敵之術。而兵家所不可廢者也。後世善用其法者。有增

竄以示其強。

虞

有滅竄以示其弱。

孫

強弱之機異也。有

築營固壘以守其攻。

張仁

有塞井夷竄以攻其守。

晉郢

戰攻守之機異也。有伐國必六十萬。

王

有擒虜止用三

千。

李靖

用多用少。勢不同也。有七擒七縱以示得酋。有拔

幟囊沙以破勍敵。

上

諸葛亮

用奇用正。勢相反也。有堅

臥不動以阻敵氣。

吳

有連發三矢以定天山。

薛仁

或持

重或挑戰相其機耳。有破先零。必待于屯田。

趙充

有破

莎車。不俟于再舉。

馮奉

或持久。或示速。隨其勢耳。用兵

之道。可不審哉。

已上

事蹟考



